

《本书曾参加波兰第六届国际儿童文学奖评选》

一个中国孩子
的梦

董宏猷 /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董宏猷 / 著

一百个 中国孩子的梦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 04 号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

董宏猷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鄂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 32开 17印张 38万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5 000

ISBN 7-5353-1204-7/I·185 定价:9.89元

本 书 曾 获

第四届中国图书奖

湖北省第二届屈原文艺奖

武汉市首届优秀小说奖

在台湾被评为“十佳图书”，并获台湾
“优良儿童图书金龙奖”；

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波兰第六
届亚努什·科尔恰克国际儿童文学评奖

A421052

序

两年前的今天，我为《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台湾版写了序言。在那个春天里，我没有想到这本书飞越海峡后，竟会那么快地获得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喜爱，被评为“十佳图书”，而且获了奖，就象这本书在大陆初版后引起的反响一样。这样一些反响，这样一些荣誉，都是我抱病创作时完全没有想到的。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与生命争时间，赶快把这本书写出来，把我的爱，我的情，我的理想和希望，融进一个个“梦幻”之中。

又是一个春天了。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所引起的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我只有一个心愿，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孩子们能尽快地读到这本书。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我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少年读者的来信，他们渴望一睹为快，有的甚至寄了钱来。可是我却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我不但不能寄给他们一本《梦》，而且已经开始一次次地从我的朋友们的'手中索取曾送给他们的《梦》，去应付许多急需《梦》的时刻。

如今，《梦》又在我的家乡湖北重版了。就在不久前，《梦》又获得了“湖北省第二届屈原文艺奖”，这是湖北省的最高文艺奖。《梦》的获奖与重版接踵而至，不但洋溢了家乡对于它的赤子的厚爱，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大地对于春草的殷殷希望。

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天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曾经出版过这本书的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即现在的江西 21 世纪出版社，感谢支持和帮助《梦》的出版与重版的老师们和朋友们。在一版序言中，我曾提到特别感谢这本书的第一位责任编辑高蘊生先

生，可是在今天，高先生已经听不到我的再次感谢了。高先生生前最后写的长篇散文《梦笔生花》，真实感人地记叙了《梦》的诞生，他对《梦》所倾注的心血，他对于我的关心与帮助，已经超越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表现了一位园丁、一位师长深沉而博大的爱。在他临终前，他还呼唤着我。他最后一次来武汉，就冀希望我写一本超越《梦》的作品，而他想在退休前再作一次我的责编……高先生带着遗憾去了，而我永远的愧疚，便是没有使他的希冀在他生前变成现实。然而我却没有忘却他的希冀，那就是不断地努力不断地超越自我。在这春雨纷纷的清明节前夕，《梦》的重版，连同《梦》在台湾的出版与获奖，都将是对高先生最深情的告慰。同时，也是对与高先生一样默默地耕耘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编辑老师们的一瓣洁白的心香。

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天里，我要感谢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感谢社长陈贤仲先生和责编余茵芳大姐，感谢他们为《梦》在家乡出版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我的第一本书《少男少女进行曲》和第二本书《湖畔静悄悄》，都是湖北少儿社出版的，连同这本书，我又再受其惠。因此，我内心的情感，是难以言喻的。

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春天里，我要感谢所有为《梦》的生长播洒春雨的师长和朋友们。感谢张秋林先生和翁天培先生为《梦》在海峡两岸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作；感谢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先生将此书推介到日本，感谢日本的冢野四郎先生热情认真地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奉献给日本的小读者们；感谢日本的中由美女士、马来西亚的爱薇女士、台湾的郑雪玫教授对于《梦》的关心与评介。最后，我要感谢我的青年朋友李小明、黄晓春，他俩为此书的重版作出了许多默默的工作。小明曾经是我的学生，我正是在当他的班主任时，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如今，由

过去的学生、儿童文学的读者来策划《梦》的重版，我总觉得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也许这便是缘，也许这便是天意。

董宏猷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夜于武汉

台湾版序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七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终于写完了。我关了灯，闭上眼，让自己沉浸在寒夜的静默中。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梦的精灵，它们嬉笑着，飞过长江，飞过海峡，汇聚着愈来愈多的梦的精灵，似一圈彩色的花环，绕着地球翩翩飞舞……于是，我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献辞：“谨以此书，献给生存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孩子。”

现在，这本书终于在台湾出版了，将会有更多的小读者进入这个梦幻世界了，倘若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也曾作过类似的梦，或者说，他们也曾这样欢乐过，苦恼过，向往过，渴望过；倘若他们惊异地发现同样是中国孩子，竟会作自己作梦也不曾想过的梦，竟会有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人生，从而让自己的一颗爱心与其他的中国孩子一下子贴得好近好近，那么，我将会感到格外地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所期待的。

我曾有过清贫的童年。我从小就不知道我的父亲在那里。我曾在长江边帮那些粗犷的车夫们拖板车，让粗糙麻绳勒破一个九岁男孩子的肩，那被烈日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便成为我的人生之墓。那时，我作过多少美丽的梦啊！那些梦之所以美丽，我想是因为它无拘无束地表达了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对于爱的渴望，对于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因此，当我提笔写这本书

109890

时,这些童年的梦,这些一直在繁茂生长的渴望,便童话般地开花、结果,然后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种籽。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无疑又是一次播种,我相信每个小读者的心中,都会有一块肥沃的土壤的。

在这本书的一版《自序》中,我曾说过:《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在儿童小说,特别是儿童长篇小说,儿童梦幻小说的探索上,从形式到文体,都是自觉的。这种形式与文体创新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而且是为了更真实更动态地反映孩子们的现实人生及深层心理。如今,这种探索已经得到大陆儿童文学界的注视及评论。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台湾儿童文学界请教的机会,这对于我本人,对于繁荣两岸儿童文学事业,都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台北林郁工作室的林郁先生,以及我的朋友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张秋林先生,为这本书在台湾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向他们致上深深的谢意!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子武汉

自序

这不是一本睡眠实验室的梦境报告，也不是弗洛伊德、荣格、艾德勒等心理学家关于梦的学说的客观例证。但是，它们是“梦”，是中国孩子——从四岁到十五岁——曾经做过的，正在做着的以及将要做的“梦”，是中国孩子的人生之“梦”。

这不是一部“梦”的汇编，也不是一百篇短篇小说的结集，虽然每一个“梦”都可以独立成篇。《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一个整体，犹如一座大楼，每一个“梦”只是筑构这座大楼的有机的一砖一石，每一个“年龄段”只是这座大楼顺序上的楼层和空间上的构架。它又象孩子们喜爱的魔方，有许多小小的色块，可以随心所欲地拧出各种不同的图案。但是，魔方只有一个。同时，不同色块的组合也有其内在的规律，那是一种“最美丽的杂乱无章”，一种“潜在的秩序”。作者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魔方效应”。

对于我来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一部长

篇小说，一部梦幻体长篇小说。之所以写“一百个”，除了“一百”含中国俗语“人上一百，种种色色”之意外，还因为“一百”是个“整数”。在我最初的构想中，它应该是一部更真实地从整体上宏观地反映中国孩子的生存状态、人生意识、深层心理的长篇小说；一部以梦幻为双翼、更充分更自由地展示中国孩子的心灵空间、心灵生活的长篇小说；一部在儿童小说特别是儿童长篇小说的创作上进行形式与文体的探索的长篇小说。

这一切，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梦”。但是，“梦”往往是现实的催化剂。这样的“梦”越多，我所企盼的现实便会来得越快。

二

说来有趣，促使我写这本书的最初动因，是我女儿的一个真实的梦。

那是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和妻不无忧虑地看到，天真活泼的女儿成天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女儿刚满六岁，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就开始做作业，一数就做到晚上九、十点钟。做些什么呢？抄生字。语文上到第二十课了，生字仍然要从第一课抄起！那就是说，如果语文有一百课，那么，学第一百课时，生字仍然要从第一课滚雪团式地滚到一百课！

于是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女儿实在太疲倦伏

在桌子上睡着了。我生气地推醒她，准备给她讲讲“悬梁刺股”之类的故事时，女儿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发明了一台“作业机”，像缝纫机似的，缝纫机的针就是铅笔，把作业本喂进去，脚一踩，作业就做完了……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梦，在我心灵深处激起了波澜。女儿的梦是单纯而幼稚的，可是却多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六岁孩子的心理现实以及客观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后来才知道，象这样滚雪球式的抄生字在小学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还能对女儿“教导”些什么呢？再编一个“小白兔做作业不打瞌睡一直坚持做到天亮”的说教故事吗？可是这样的故事编得再天花乱坠，在女儿真实的梦境前，又显得多么虚假和苍白！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留心孩子的梦了。我给许多当教师的朋友写信，请他们以《我的梦》为题，组织学生写自己真实的梦，而且再三强调，一定要真实的梦。

孩子们的梦源源不断地汇到我的桌上，有城市的，有农村的；有小学的，有中学的；有重点学校的，有非重点学校的……可是，当我看完所有的梦时，一种奇怪的现象使我震惊了：我困惑而又痛苦地发现，这几百个写在纸上的梦，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大部分学生把“梦”写成了“理想”；第二，这些“理想”不但内容相似，而且写成

了“决心书”式的“八股”，而且结尾几乎都有豪言壮语……一句话，这些干巴巴的“八股”梦，把真实的“我”严严地掩盖起来。

我突然想到，如果老师布置我的女儿写一篇“梦”，她是决不会写“梦见作业机”的！

我突然想到，我原来写的那些儿童小说，是否也被孩子们视为“纸上的梦”呢？

“纸上的梦”与“真实的梦”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壁垒。这道壁垒不仅束缚了孩子的童心、天性与创造性，而且将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过早地封闭起来。丰子恺先生曾说过：人的心都有包皮。有的人用的是单层纱布，有的人用的是纸，有的人用的则是铁皮。而孩子的心，应该是“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是“赤裸裸而鲜红的”^①，他们不象大人“举止谨悃，是因为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②。因此，我所痛苦的正是我们的孩子自觉不自觉地用天真换了世故，过早地学会了筑构这道心中的无形的壁垒，过早地学会了做“八股”文章。

从孩子们“写的梦”中搜集素材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这失败却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走进被壁垒所封闭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应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孩子们的深层心理了。

① 《丰子恺散文选·随感六则》。

② 《丰子恺散文选·儿女》。

作为儿童小说，“我们已经到了长篇小说需要进入到内心深处的時候了。”^①我想我应该和孩子们一道，努力推倒这道壁垒，真正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②

三

在写此书的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常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常常觉得自己变成了孩子。万物于我皆有生命，皆有情感，许多奇妙的构思常常不期而至。而且，愈是孩子，所写的“梦”便愈有童趣稚气。现实世界在主观幻想中自然而然地变了形，仿佛现实世界本身就是幻想与荒诞的那个模样；仿佛不是现实世界变了形，而是看世界的人变了形。

这个变态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的梦幻世界，就是被壁垒所封闭所压抑的“童心世界”么？那么，虽然它单纯、浅显、直露、荒诞，但“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的真理如象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③因此，读者如在此书中发现斧凿之痕（那是随处可见的），那便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做起“大人”之故，便是对童心世界自觉不自觉地“以‘理智’的律令相绳”^④之故。

① 杜亚美：《长篇小说探讨》。

②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 郭沫若：《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④ 郭沫若：《文艺论集·儿童文学之管见》。

孩子们的梦幻世界，应是童心世界的自然状态的最真实的展现。

而此书想写的，正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的梦。”^①

是的，在人生的交响曲中，“童心”只是一曲牧笛；童心世界之于广博的人生境界，犹如一泓清泉。人们总是要走向更加严峻、深刻的人生。但是，在人类离自己的童年愈来愈遥远的今天，在更高的程度上保持和再现童心，对于人类来说，是愈来愈显得至关重要了。马克思就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成人不能再成为儿童，否则，他就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难道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更高的程度上使儿童的纯朴的本质再现吗？”

诚如是，我们紧接着就要说：既然连成人都需要“童心”，更何况儿童本身呢？更何况中国儿童本身呢？——在中国，对于童心“一概抹杀，无人理会”^②是曾有两千年“悠久”的传统啊！

——保护和解放孩子们的童心！

——保护和解放孩子们的梦幻！

——不要让孩子们的童心与梦幻过早地萎缩、过早地扭曲、过早地凋谢以至泯灭啊！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第197页。

②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三卷第5号。

四

但是，《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并不是一盒“酒心巧克力”。

因为孩子们的梦并不是一盒“酒心巧克力”，因为孩子们的梦赖以生发的现实人生并不是一盒“酒心巧克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理解并不等于赞同），我们的儿童文学给予孩子的，更多的是装着过于甜腻单一奶汁的玻璃奶瓶，是写满了“苦口婆心”政治伦理说教的黑板。即使涉及到人生，那人生本体要么被理念所框范，要么人工为春天永驻的花园。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儿童文学自我封闭为一个孤岛，仿佛世界上真有一块专为儿童准备的、脱离、抽象于现实的“净土”。这种封闭状态之于儿童，便是儿童文学成为批量生产的“驱虫剂”，用于驱赶儿童“肚中”的“蛔虫”，其结果便是儿童本体的耗损和湮埋，这种封闭状态之于文学，便是“文学”的流失。“儿童”被“湮埋”了，“文学”也“流失”了，“儿童文学”还剩下些什么呢？

其结果之一便是儿童们不爱看“儿童文学”。同时，现实的“儿童世界”并没有因“儿童文学”的“纯净”而“纯净”，孩子们现实人生中的风雨雷电并不因为“儿童文学”不预报便自行消失。

我应当承认，这种儿童与“儿童”、文学与“文学”的错位，创作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相悖，曾使我感到多么困惑，多么痛苦。我曾当过多年的小学教师与中学教师，我现在正在做父亲。我是太爱我们的孩子了，我是太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孩子们的、不被污染的世界了。当许多作家从儿童文学走向成人文学时，我却从成人文学走向了儿童文学，因为那时我正在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我写的小说，不能说没有接触到沉甸甸的人生。但我习惯于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结局，我觉得这些个“美好的结局”是我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

《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便是我于困惑与痛苦中向“旧我”的一声告别。

儿童文学特别是儿童小说应该直面人生；应该更真实地反映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及人生意识，应该在更宽泛的人生意义让孩子们去品尝人生的况味，应该给孩子们更广阔的人生视野以及更多层、更立体的人生画图。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孩子们的人生决不是孤立的人生，决不是缩小的人生。它就是人生，是“人之初”，是“人生之序曲”，是整个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大人的人生”相比，它不是“廉价”的，它与人生的其它阶段没有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反而更接近人生的真谛。我们常常看到老人与孩子的心灵与感情上更容易接近更容易交流，这是因为老人已走到人生的终点，而人生的终